



堅強的人

哈西·依斯馬諾夫 著

易成蹊 譯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L19=3

879.59



少年兒童故事叢書

堅強的人

哈西·依斯瑪諾夫著

夏 成 獎 譯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1979.8/14

少年兒童故事叢書

1952年4月初版 0001—2000冊

1952年4月三版 2001—4500冊

堅 強 的 人

定價六千五百元

著 者 哈西·依斯馬諾夫

譯 者 易 成 撰

印刷者 大 新 印 刷 廠

出版者 北 新 書 局

上海復興中路 541 號

總發行所 童 聯 書 店

上海天津路十九號

序

土可曼人民的土地位於蘇維埃國家的最南邊。它的土地突出到遙遠的南方，可以斷言土可曼最北的居民區還要比克里米半島的最南端突出兩百公里。土可曼最南的地點——庫什克城——甚至同非洲若干地區相比，也好算是很南的了。譬如，庫什克比阿爾雪利亞距赤道還近一·五緯度。

土可曼是一個廣闊的國家：它的面積略小於烏克蘭。但是烏克蘭有四千萬人口，土可曼僅有一百五十萬人。由於陽光太豐富，氣候太炎熱，使得土可曼土地上缺乏雨水，這也是這個南方國度人口如此稀少的原因。土可曼一年大部份時間總是晴空爽朗，萬里無雲。雨量如此稀少，以致我國北方地區多雨的時日，一星期內的雨量還超過塔薩烏斯或克斯瓦諾拉克終年的雨量。

乾燥的塵埃、細小的沙粒，掩蓋了土可曼廣闊的土地。卡拉·庫米沙漠地區大約佔有整個共和國十分之九的土地。在這個酷暑的、多沙的土地上，在千百年的過程中，居住着爲自己生存而奮鬥的、勇敢堅強的與愛好自由的土可曼人民。

在土可曼人民長期的歷史中，經歷了許多災難。他們這些較小種族的和氏族的部

落被強迫移民到這些土地上。灌溉非常貧乏，僅向從哥別·達加山流下來的小溪，或者由土可曼兩條主要的河流姆那卡巴河和阿姆·達利河灌溉。土可曼人民經常遭受薩鄰的侵略。

自己種族中的貴族給土可曼勞動人民也帶來了無窮的苦難。皇帝（汗）、軍閥、地主視貧農如奴隸，而回教的僧侶也把貴族的統治和貧民的無權奉爲天經地義。

在這樣條件下，產生和發展書寫的文化是很困難的。人民祇能以口頭的詩歌——民間傳說，作爲主要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希望和期待。口頭傳說的英雄故事和歌頌格爾·奧格利的詩歌不僅在土可曼、並且在中亞細亞和外高加索也是遠近聞名的。格爾·奧格利是一個勇敢的武士，爲富豪士紳所憎惡，爲被壓迫者所擁護。他向人民的壓迫者——皇帝（汗）、商人、地主作了無情的鬥爭。

在過去，土可曼有着自己偉大的詩人，但是他們的創作成爲口頭歌誦的形式，流傳在民間；而沒有用書籍來傳播，因爲人民差不多全是文盲。

十八世紀卓越的土可曼詩人和思想家馬哈托庫里生活着，創作者。他的富有靈感的詩歌有力地喚醒了廣大土可曼人民羣衆的民族自覺。直到現在他的作品還作爲表示土可曼民族自尊心的標誌。他的作品指示出人民天賦才能的鮮明的證據。

除馬哈托庫里以外，在革命以前的時代，土可曼人民推舉了許多詩人。首先是稱爲戰爭詩人的雪利亞和先吉，他們都是以表現土可曼人民對數目衆多的敵人取得最後勝利的信心的愛國詩歌而聞名的。還有更大的光榮應當屬於格米爾詩翁，他逝世距今約一百年，他對皇帝（汗）、僧侶、地主懷着滿腔憤怒，他用諷刺詩嘲弄他們，這些土可曼貧民的詩篇家誦戶曉，流傳全國。此外還應當提出詩人蒙拉·聶別薩，他的抒情詩歌也像馬哈托庫里一樣，流傳在整個土可曼。

土可曼民族文學藝術真正開出絢爛鮮豔的花朵，只有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才成爲可能。由革命解放了沙皇枷鎖的土可曼勞動人民，依靠偉大的、兄弟的俄羅斯人民的援助，與紅軍一道進行了對地主及其走狗的殘酷的鬥爭。那些地主及其走狗們曾經妄想重新奴役人民，陷全國人民於奴隸的地位，拱手獻給英國的資本家們。在外裏海，同不列顛帝國的走狗——叛徒們的鬥爭和對於在邱吉爾指揮下的英國干涉者的侵犯年青蘇維埃共和國的邊疆鬥爭，都是以紅軍和土可曼勞動人民的大獲全勝來結束的。

幸福和光明的生活來到了永世貧窮和無文化的地方，這正是十八世紀偉大詩人馬哈托庫里所歌唱的難於實現的奇蹟，難以想像的幸福，那時候在土可曼各民族間能和

平相處，人民過着富裕繁榮的生活。

他的詩：

土可曼花園中清除涼爽，

駱駝和駿馬在草原上嚼草，

原野充滿了土可曼的花朵。

* * *

各民族像一個大家庭一樣居住着，

在一長列的酒宴中大家共觴祝賀，

崇高的命運獻給祖國，

在土可曼兒女的精誠面前，金石也爲之開裂。

* * *

這兒，爲着光榮的先人和強大的民族，

兄弟相親是習以爲常的事情，

和睦友好是大家共守的法律。

在土可曼偉大社會主義的勝利使遙遠的空想變爲事實。在蘇維埃國家的事實前，

一切過去詩人最勇敢的想像也未免要遜色了。

開鑿了許多灌溉的新運河，在廣袤的地面上，沙粒已經固結。在土可曼灌溉區的土地，不斷地增加棉花、糧食和水菓的產量。勞動人民已經完全成為自己土地的主人了。

社會主義的勝利給土可曼人民與全國人民一樣，帶來了富裕的生活，帶來了各民族的和睦和文化的空前發展。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初，土可曼人民兩百人中僅有一人識字，而且識字的多半是一些僅僅知道唸咒畫符的回教僧侶。

現在土可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土可曼文學藝術在蘇聯各民族的文藝界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用土可曼文字寫成了不少的書籍——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和詩歌，不僅在土可曼，而且在蘇聯各共和國都享有相當大的名譽。這些便是斯大林獎金獲得者頁得·克洛波巴耶夫的小說決定的一步和從白金國來的艾素丹。這些便是人民詩人阿泰·沙里哈和多底·克利察的詩歌。這些便是在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年月裏，在戰線上英勇犧牲的洛門拉泰·沙列哈洛夫的故事。

對蘇聯各民族讀者最感興趣的是土可曼作家哈西·依斯馬諾夫的散文和為讀者所熟知的中篇小說堅強的人。

哈西·依斯馬諾夫生於一九一三年，同許多其他的土可曼作家一樣，他首先也是以詩人開始自己的文學生涯。他最初的詩集出版於一九二九年。隨後在一個長時期內，他沒有作詩，主要以翻譯俄羅斯古典文學和蘇維埃文學而著名。屠格涅夫、柴霍夫、沙丁可夫、雪得列拉、法捷耶夫和巴佛連柯的作品都被他翻譯過。

翻譯俄羅斯優秀的文學作品的工作，對作家們而言，的確是一種很好的教育。當希特勒沒有侵入蘇聯以前，依斯馬諾夫想取材於土可曼教師生活，寫一中篇小說，但是戰爭阻礙了這個計劃的實現。依斯馬諾夫走上戰場，勇敢地為保衛社會主義祖國而戰鬥，受了重傷以後，失去雙手，才回到家園。

從火線上回來不久，他開始寫第一部中篇小說——敵手，書中利用了許多自己親身的戰場觀察。第二部小說兩個父親的兒子說明了斯大林對各民族的友好。他的最後的中篇小說堅強的人寫出了土可曼文學中新鮮的、非常有趣的、重要的題材，描寫土可曼集體農莊和工廠中的青年。

非常不幸的是一九四八年秋天，在共和國首都阿斯哈巴德爆發了地震，從此終止了天才作家的一生。

在土可曼的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中，這個不屈不撓的文藝工作者的英名是永垂不

朽的。他不僅是天才的散文家、偉大的翻譯家，而且是具有高度文化的編輯和青年作家的導師。他經常熱烈地召喚土可曼文學工作者廣泛而精深地研究先進的俄羅斯文學。

在目前，一切蘇維埃人民，不論他們居住在那裏，說何種語言，他們的注意都被吸引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無論在伏爾加河、頓河、烏克蘭、克里米和土可曼，他們依照黨的意志，依照蘇維埃各民族人民領袖、父親和導師的偉大斯大林首創所實行的共產主義的建設向前邁進。

偉大的運河貫通了阿姆·達利和裏海。過去因乾涸而深感苦惱的土可曼肥沃的土地都得到了灌溉。過去是乾燥的沙漠地帶，現在栽種了棉花，看來一片綠色，還湧現出無數的花園和新的社會主義的城郭村莊。沿世界上最長和最主要的土可曼運河上，從克斯瓦諾司拉克到阿姆·達利有輪船航行。在乾燥的卡那·庫米沙漠區修成了池塘湖泊，沿岸可餵養千萬頭家畜，天乾無水的事情已經成爲傳說中的奇談了。

年青的讀者們在我們的時代帶着非常愉快的心情，來閱讀依斯馬諾夫使人感動的小說。依斯馬諾夫以對於生活深切的愛好和自己國家的現代知識，描繪出偉大的光榮和幸福屬於參加巨大的斯大林建設的土可曼青年。

堅強的人

阿斯哈巴德下着大雪。大而柔軟的雪片像白羊皮做的小帽一樣，在無風的空中旋轉。這一天下着大雪的時候，大家說天上掉下了羊皮帽。白色的、輕飄的雪片輕輕地落到地面。道路、樹林、屋頂全是一片白色。在土可曼人看來，這是一幅稀有的畫景，至少不是每年都下這麼多天的雪。他們回憶着遙遠的事情。

年青的技師列得士·多得耶夫沿着鋪滿了雪的街道，匆匆地走過。他的便帽戴得很低，掩蓋了額部。同路燈平行地走了一程，他輕輕地跳過小溝，繼續走着。

迎面走來一個女郎，在雪夜的模糊的電光下，青年看到了她的面孔。他沒有停下來，但是他的眼睛盯在女郎的面上，似乎好久以前就認識她似的。女郎穿着寬大的冬季外套，戴着黑帽子。列得士放慢了步子，思索着：他從前在那裏看見過她的呢？是不是他應當跟她招呼？女郎把腋下的

書包壓緊一下，還是慢慢地走着。她走過去，完全沒有對他注意。

列得士站在路燈下，在短短的幾分鐘內引起了許多回憶，自言自語的重複着：「你本來認識她的！這是你的好朋友！」人們沿着馬路的人行道走着，沒有注意他；有些對這深思的青年的面孔急速地投擲一眼，就走開了。突然他猛烈地把頭上的便帽正了一下，趕緊轉身去追趕女郎。

當他們中間的距離縮短到十五步以內的時候，列得士叫着：「教師的女兒！教師的女兒！」

她沒有回頭：或許沒有聽到，或者認為對這個奇怪的、莫名其妙的叫聲沒有停下來必要。她轉過彎，幾分鐘後就從列得士眼前消失了。他躊躇一下，又更快地趕了上去。在街道上女郎轉身的方向，仍可聽到：「教師的女兒！教師的女兒！」

一

多蘭蘇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了土可曼的鄉村。集體農莊的主席察里亞過去是她父親的學生，邀請她父親到自己家裏度過整個夏天。

女孩住在阿斯哈巴德時，時常想到集體農莊來，那兒生長着甜蜜的香瓜和西瓜，原野上小麥一片綠色，還種着結滿大片雪白棉花的棉樹。所有這一切都是她好久以前就想親眼看到的。

初到農莊的幾天中，她不喜歡鄉村，看來多麼荒涼啊！很少有汽車通過，人也很少，幾乎整天碰不到一個人。大街上寂靜無聲，街的兩旁都是有走廊的只有兩間房的白色小屋，家家戶戶都是一個樣子。集體農莊的莊員們都有工作。小孩們一早就去割草，或者中午到田野裏找父母，一面吹着口哨，一面用樹枝趕着小驢。一小羣孩子集合在樹蔭下遊戲。無人看管的牝羊、小牛，放肆地奔跑，路上揚起了灰塵。

在許多家裏，人們都坐在地毯上或厚毛氈上，在地板上喝茶吃飯。另外一些人甚至把枕頭墊在胸下面，紙放在毛氈上伏臥着讀書寫信。

「我想回家！到城裏去！我想到城裏去！回家！」多蘭蘇突然這樣強烈地要求，但是大家很容易地使她安靜下來，安泰耶維的家庭仍然繼續住在集體農莊。

不久，女孩喜歡這裏的許多東西了。她喜歡集體農莊的子女，她的新

的女朋友。集體農莊的成年人在多蘭蘇看來比城市居民更親切，或許因為這裏彼此都相識。

她注意到幼年人對老年人特別崇敬。小孩走近大人身邊，沒有不問候的。總是男孩們首先向大人們問候，女孩們也等着問候。當問她們：「你是誰的女兒？叫甚麼名字？」她們都老實謙遜地回答。大人們也以這樣的問題問多蘭蘇，她不好意思說出自己的名字，低聲回答：「我是教師的女兒。」

晚上她們家裏時常聚集着一些人，安泰耶維高聲地讀報。大家談論集體農莊的事情和關於當時最主要的、最激烈的戰爭的事情。孩子們走過來，坐在旁邊，睜大眼睛聽聽前方的消息。在孩子們中間，有兩個立刻引起多蘭蘇的注意：一個頭部龐大，身體瘦弱，時常靜默地聽講。多蘭蘇一起眼望去，就對他起敬。另一個是桃紅色的、強壯的、粗魯的頑童。他經常推推撞撞，打擾聽講，時常無緣無故地哈哈大笑。多蘭蘇不喜歡他。最惡劣的是他口裏不停的咀嚼着什麼東西。他的結實的口裏塞滿着麵包，他不吃麵包時，就吃小種子。前一個孩子叫阿拉得，而這個頑童兼貪食者叫列

得士——堅強的人。

「爲什麼人家叫他堅強的人呢？」多蘭蘇問女孩子們。

「哎！他是這麼樣的倔強啊！」大家搶着向她解釋：「如果你說不要做這件事情，他偏要去；如果你要求他做什麼事情，他就不接受。因此，大家稱他堅毅倔強的人。」

多蘭蘇新朋友中間最年輕的哥色爾雪克，是一個有亞麻色長辮髮的親切的女孩，她講述她所知道的關於列得士的一切：

「人家叫他的父親多得惡魔，只是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他的母親叫她自己兒子爲親愛的列得士。但是他是這樣的頑皮，甚至頑童們也害怕他！這一切據說都是阿拉得教他的。」

多蘭蘇聽到安靜的阿拉得竟能煽動同伴們惡作劇，感到奇怪。然而所有的小女朋友都證實了這一點。因此她決定不讓列得士和阿拉得到自己的屋裏來。

就在這一天她對父親說：

「假如列得士到我們這裏來，我要把他趕走。他搗亂聽講，不要讓他

進來！」

「小女孩，你說什麼？列得士是誰？」父親問。

「就是那個所謂堅強的人，他經常惡作劇，經常嚼麵包。爸爸，你知道他。他的父親叫多得惡魔。」

「唉，小女孩！」教師感到驚異，「不能夠這樣做。你所預備趕走的小孩是多得的兒子。這對多得本身也可能是同樣的侮辱。這不好！小孩子常常是頑皮的。女兒，你自己要在他們面前做出好的榜樣。你是少先隊員。回到城裏的時候，中隊中大家將要問你：你對於鄉村的小孩給了什麼幫助呢？去找隊長，告訴他。」

多蘭蘇不願得罪她父親的朋友。她自己也崇敬多得，尤其敬仰他的勇敢。

她聽到關於他的一個這樣的故事。

有一次，當多得還是年青的時候，騎着驢子到山上打柴。除了一把白柄的好刀以外，他什麼武器也沒有。走上山中高峻的峽道時，他看到樹下有一個豹子。豹子左右顧盼，四處亂嗅。多得怎麼辦呢？假如猛獸注意到

他，那是不會饒過他的……多得從驢子上爬下來，取下帽子，把裏面翻過來用繩子緊緊地纏在左手上，右手拿着刀。他知道老獵人同豹子甚至同老虎也是這樣格鬥的，而且經常得到勝利。主要是不要膽怯，還要選擇一個有利的地形，自己能够比野獸站得高些，不然，讓牠從上面衝下來，很可能立刻被牠撕得粉碎。

多得把驢趕走了，便迅速爬上近旁的崖口。豹子已經感到畏脅。牠掉過頭來，猛烈地跳到一旁，似乎想逃跑的樣子，可是不然，牠仍然留在原地，發出令人心驚膽戰的叫聲。多得知道格鬥已不可避免了。他準備格鬥，用心觀察豹子會從哪一方面向他奔來。他斷定是從一塊大石頭那邊跳來。事情正是這樣進行的。當野獸的足掌剛離開地面的時候，多得向後移動，輕輕地彎下身來，雙手向前伸出，好像打算向猛獸衝去。豹子幾乎用爪子觸到了獵人的胸膛。

多得儘可能地用力把頭部深深地縮到兩肩的中間，左手插入豹子張開的嘴裏，幾乎達到手臂。野獸咬緊顎部，其堅如鐵，就在這一剎那間，他用刀插入野獸的胸部。多得從腹到尾幾乎把野獸撕裂開來了……